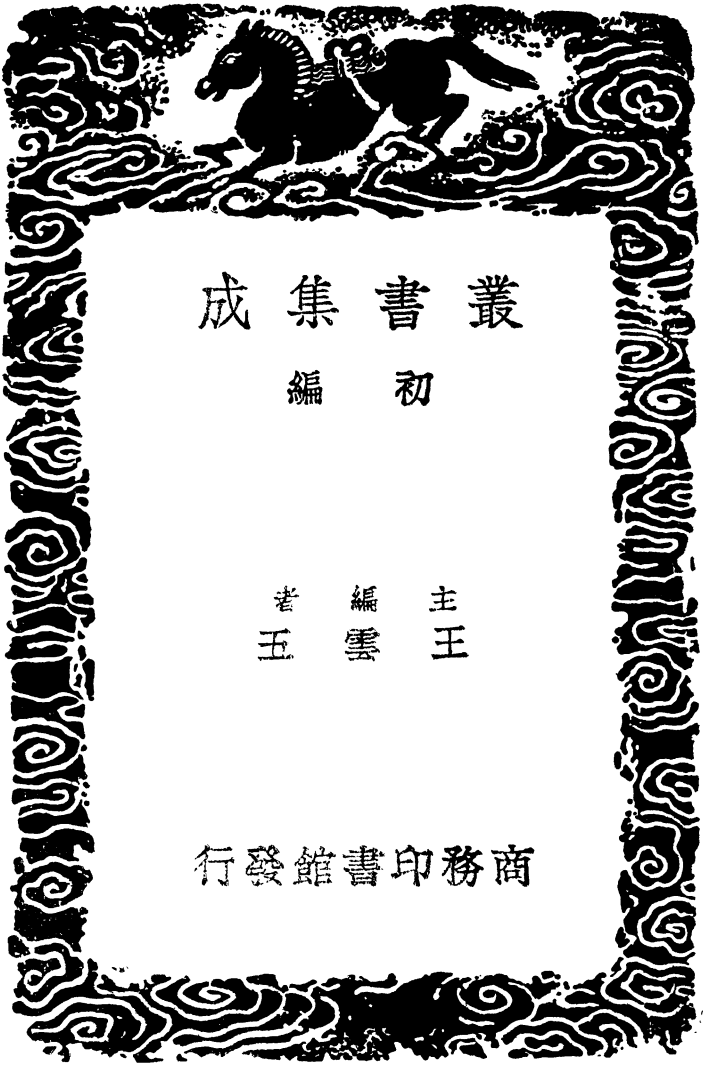
公是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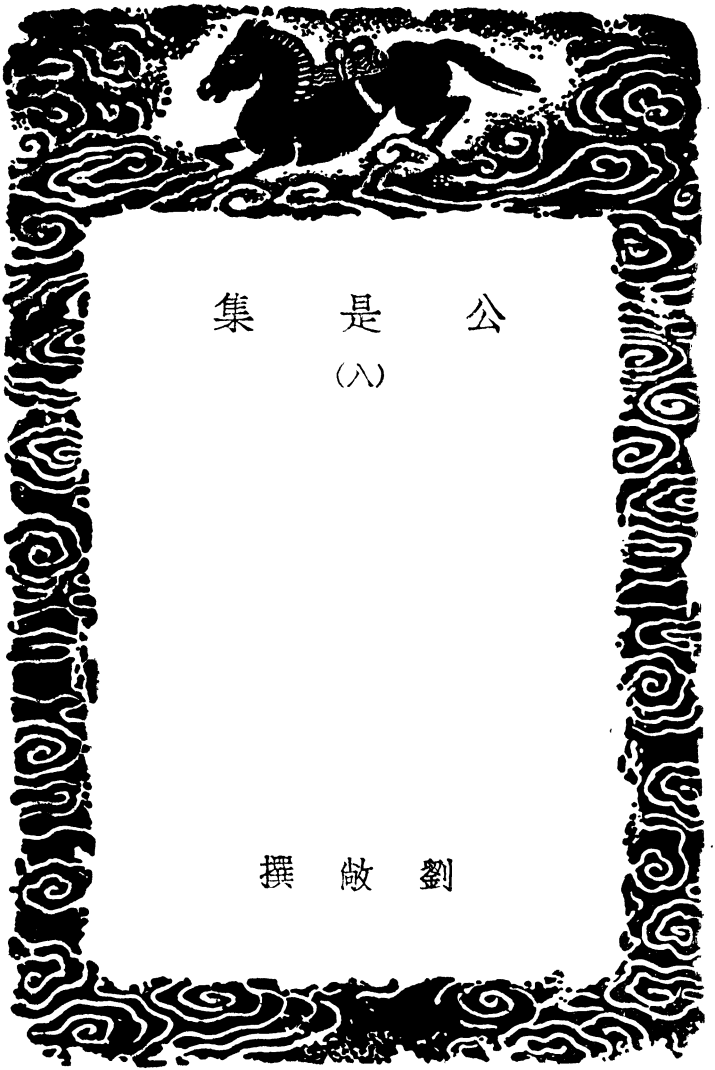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是集

(八)

劉敞撰

公是集卷四十九

碑辭

萊公祠堂碑辭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菁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

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

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北有玁狁。公乎不存。鰥寡允蠢。
纖纖之竹。昔惟枯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
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
世勿我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字辭

張誨字辭并序

張誨既冠。謀所以字者。劉子曰。是于禮有辭。爲之作辭。

令月吉日。既備爾儀。爰告爾儀。字爲爾傳師。
先民有言。事若莫咨。敬服勿忘。維德之基。
彼晉之陋。靡懷靡度。其告諄諄。其聽藐藐。
昔者曾子。三省厥身。傳不習乎。世以有聞。
毋曰高止。跂焉可及。毋曰深止。俛焉可汲。
信爾朋友。樂爾兄弟。聽用我謀。是無大悔。

箴

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長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于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回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并序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爲名欲先信吾道于天下俎讓如何其讓非爲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皆哨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惟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毀箴 并序

楊君某曰人多毀子某始作毀箴以自警

名乎貴階利乎富梯汝不人閟而人汝疑疑汝斯怒怒汝斯沮汝不見耶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習非

懼也有道汝毋詭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誰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恤能潔而勇將保汝于吉凡毀之作患吾不能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無忌毀以率吾眞

銘

新律銘

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爲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動律之數以治厤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天陽晷既同下揆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神鼎銘

帝興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德日新是饒是定上帝是賓是芘是和皇祖是禋敷佑多福惠于孝孫休矣孝孫億甯上下斡調陰陽茂實時夏如鼎之和無逆于化休矣孝孫羞用多福登進俊傑並昌方牧如鼎之固無覆于餗休矣孝孫富有多子室家君王是續是似如鼎之載無喪于土

鄆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茅爲宇石爲柱幽且素哉君子之處石爲柱茅爲宇安且固哉君子之度

庶幾堂銘

既作此堂名之庶幾毋曰予小子顏徒是睎一簞之食不可廢也一瓢之水不可棄也飲之食之猶吾義也吾聞君子以身殉仁不戚富貴而羞賤貧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吾雖不能及猶冀一二游于斯息

于斯非夫人之爲思而誰思噫

頌

瑞木頌 并序

慶厤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澧州澧陽縣男子楊修伐道旁大樹賣之主人主人析以爲薪見其中有隸書四字曰太平之道字體茂美白黑分明如筆墨所爲者異之不敢蓄于家以告太守驗問所見百餘人詞皆同乃獻之天子嗚呼德至必有自然之符非力所以達天命至于白魚赤烏嘉禾之倫皆因象推類以知神意非仁配天地則不有文字顯明之告伏羲之河圖夏禹之洛書與今之瑞木皆文字顯明者也自元昊犯邊中國疲病于今五年矣天子痛士大夫勤勞在外不忘于心宵衣旰食以德爲治然則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太平之期將由斯道焉天地命之神其勗之上下感動而文出于木木仁也又所以明天子之仁也乃作頌曰

上天之載兮無臭無聲眷我聖德兮告以太平非筆非墨兮自然以成我民富庶兮天王聖明
上天之載兮無聲無臭眷我聖德兮太平以告非筆非墨兮自然有以我民樂康兮天子萬壽
日出東海兮月入西方日月所照兮孰爲不王我歌且舞兮樂我洋洋以爲不信兮視此靈章

贊

商周二賢贊

劉子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不然自殷之未亂微子諫不用欲去諮父師少師曰殷其弗或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周二賢贊

劉子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于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于餓死以予攷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其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于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于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致爲臣而去不在廩餼之列是乃所謂爲餓也安得採薇之事乎蓋少飾者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爲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採蔬于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于是鮑焦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爲仁學者無稱焉

西漢三名儒贊有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于聖人之道。惑于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倚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遵。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斃勗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絃絃。實爲雷霆。世世不遷。知命理神。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遜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漢右將軍辛慶忌贊

矯矯將軍。在漢虎臣。實秉一心。以堅事君。昔有朱雲。廷刺安昌。天子震怒。慷如朝霜。將軍免冠。此生狂直。

使言而是用之奚惑如不可從受之爲益以諫殺士羣心恫疑後有大姦上且不知叩頭流血帝亦感寤雲得不誅將軍之故凡人之情侮弱畏強惟時將軍吐柔茹剛衆人之智上覩下獲惟時將軍犯顏抗色將軍之功史不絕書將軍之節萬世則無漢室之衰竟由大臣將軍此舉可謂知人千歲而生其猶比肩有若將軍者吾詩頌焉

三賢贊并序

丞相沂公葬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鄰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己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爲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

賢不常出贖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若相長弟循迹揆心死而不忘孰有古今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夫又孰測焉

伯冏敦贊有序

右二敦得于藍田敦者有虞氏之敦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子子孫孫永寶用伯冏蓋穆王太僕正周畿內諸侯食采于周者皆周公之後然則伯冏周公裔孫也贊曰

穆王耄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招實止王過冏亦正僕其僚選度銘器貽世似續姚祖載祀二千示我懿矩

張仲簠贊并序

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粱器。其銘曰張仲云云。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籀書奇字不能盡識。當有能辨者。贊曰

宣治中興。方虎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

驪山十鐘贊并序

右鐘十枚。得于驪山北原。無款識。然其制度似周器。權之。其重者十有餘斤。輕者三四斤。世無知音者。莫能名其律呂。按爾雅。鐘大者謂之鏞。中者謂之棧。小者謂之剽。然則此棧鐘也。贊曰

幽亡驪山。禮樂崩壞。宗廟爲墟。彝器用墜。禹之尚聲。追蠡而在。蓋惡之效。永世作戒。

策問

策問二首

聞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于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盡言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愼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議人甚詳。而自

任大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公是集卷五十

文

鄆州謁廟文

維年月日。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羣牧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茲土。四履之內。山林川澤。苟民所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況岱宗乎。故躬執豆籩。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東岳天齊仁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于六月。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祗祓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實監其衷。曷敢隱神之賜。使人不聞。躬執祀事。以彰靈德。神亦顧哀下民。永終厥惠。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春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

之優之渥之長之育之爰及秋成遂以有年恭薦常事以答靈德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于太一湫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恫恐用乞靈于爾有神顧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浹辰之間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免責山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陳苾芬以答明德

禱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元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旱氣爲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瘁神能起之民將困于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殿神能庇之敢不備苾芬新潔以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況累千歲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奉事廟貌某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爲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霤。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今茲土氣含收。天明昌作。于國俗有賽禱之舊。顧人間仰司察之靈。恭敬芯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糾邪。毋誤聰明。永享祈報。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者。惟爾有神。克相黎庶。是顧是歆。無有後艱。

賽祝文

今茲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相入。不及此邦。歲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守土何功。刲羊柔豕。潔陳鼎俎。簫鼓畢具。馨香上達。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祗祗嚴嚴。無敢貳請。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歲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芯芬。以答靈貺。以興嗣歲。

禱炭谷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今茲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

不雨生物歉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罹旱災衆心恫恐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鰥寡平政刑和氣幷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之靈足以興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穀奮興物不疵癘豈獨守土之吏免于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丕承靈德永享無極

禱湫文

年月日某官某云云恭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喁喁惟雨之望是用乞靈于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淪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鰥寡重困吏嬰其責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靈神湫者以百穀闕雨也自癸丑至己未七日之間而四得雨神之賜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故復少留神輿當滿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民庶充其所望永庇休祐

三

某爲百姓祈年恭謁神湫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常得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民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淺無以自媚于神也雖然百姓乏困則將不能事神神失百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不敢淹留以褻神賜其亦使甘雨時至毋困我民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答。今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喁喁。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顧哀下民。無乏常祀。

謝湫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有神。蓋汐之也。以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暘載陰。若有憑依。乃丁卯旦。卒獲嘉澍。宿麥賴以復全。秋稼幸而就蘩。豈某淺誠能有感通。緊神之明。不忘下民。恭薦芳潔。丕昭靈德。天旱宿麥將槁。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薄。故至于是。賴神之惠。膏雨沾足。不敢久留神貺。率僚屬拜送。惟爾有神。永庇下民。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祆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答正直。

弔海文有序

襄貢之城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焉美其壯觀可以爲賦而土俗無足語者又悲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于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爲文弔徐衍而下四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既赴而不反兮襄絕世而自怡衍沈石以信邁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爲嗟乎遭世不幸賢智窴伏寧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貪俗黃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廁鼠之爲辱視九淵之潛龜兮孰與夫太廟之孤犢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海豈其無君兮羌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卉服左衽逐臭爲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爲久安此顛頡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孰若晞髮陽阿之耀讒疾背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覩是皆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爲誠自託于聖人兮名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今之世也寬賢容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反棄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夫子之魄兮儻還來也

禱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聞之于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數千里黍稷枯槁百性顒顒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

以爲憂神苟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絕而神濟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顯顯者鼓舞靈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也雖亘萬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賽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淸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慾陽爲災大恐害歲事以乏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實鑒厥衷其夕雨雪若嚮之答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芑芬以報靈德示人不欺

弔二岳生文并序

今年有紹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沈潛而不收父母悲子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

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惸惸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視君色異于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吾子獨夭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丞吳公之靈曰嗚呼德不蚤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謀帷幄廼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吐奚茹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簡以德偃藩所居而治小大晏然帝曰徽猷惟汝予宜汝撫朕師于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

豈獨知音柱石頹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悲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天章閣待制許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孝友克施其親強力自喜敏于事君進退不懈赫然有聞始命漕輸西給京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莫居自請治郡淮南朞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大故自古有死于公爲遽昔我先人薦公于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芻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果蔬祭奠于故刑部侍郎致仕崔公之柩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既蹈焉猶有不幸攜子弄孫采組光輝築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耄期歌也于斯哭也于斯九原無憾鄉黨實悲昔備外廷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壤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鄰義不薄死申薦令芳以告惻楚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

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爲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于鄰幾獨謂得之何辜于天而至于斯嗚呼哀哉君始遘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不堪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議論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悽其孔悲酌酒陳肴敍心以詞平生之歡從此而違嗚呼哀哉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歟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豈無權歟宜淑而罰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信然歟莫重乎生莫全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或逢之子獨大謬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志不就惟彼惸惸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于失志禍莫禍于夭生痛莫痛于不嗣惜莫惜于喪情子皆罹之終身不平嗚呼哀哉是可奈何雖有神知亦安以爲

公是集卷五十一

家傳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兵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逵逵生瑋瑋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益精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預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于殿下黨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門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幷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

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邊寇小警。蒐敝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矣。吳、蜀、交、益、荊、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即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幷州。則天平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籍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爲奸。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祕書丞。涪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于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下令閤門。使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眞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材。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眞宗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

坐。維清愈怒。叔度既辨卽出。視事如他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有九。叔度尙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祕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尙書。

行狀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尙書左僕射王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祈人。六世祖爲輝州刺史唐季兵亂。遂家焉。今單州碭山是也。後徙居宋虞城。公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吾言。公舉進士。天子程其文爲天下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作郎。直集賢院。公考以事左官于蔡。公亦請知光州以便親。遷右正言。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羣輩望屋而食。或抵極法。公建言。宜依荒政弛刑。以全安細民。朝廷用其議。丁外艱去職。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郭后廢死。議者不一。而宦官閻文應方強用事。公請獄治侍醫左右無狀者。爲

朝廷除謗釋疑。事雖不行。物論多之。后猶在殯。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帳望幸。乘輿臨當出。公又言前以詔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禮之急。毋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尚書六部員外郎。知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小大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來之意。許以賊平蠲其租二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牓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數不利。士氣傷沮。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民力。皆因事授宜。先行而後聞。百姓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三戰三勝者。由以十當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渭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种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爲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正公經略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爲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爲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迕。持其議久之。未即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州以入敗葛懷敏之師。數十萬衆。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邠涇已東。皆閉壁自守。于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衆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乃以前公言之是。復以韓范爲招討使。置府于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必不敢

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宜。毋令中覆。上爲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襄敗之後。所籌畫施爲。便兵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爲之慮。皆極其當。賊于此止不爲寇。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爲守。其後將帥親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爲衆所伏。遂逼以閉城畔。公適使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能固。立自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死生。貴恐懼畏服。即日將其衆開門出降。公復爲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瑋之舊而去。明年。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以張昷之、杜杞等十五六人爲副使判官。天下稱其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言。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非平時可行。且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上以爲然。而度支副使林瀙畏永和勢。助之說甚力。公廷奏黜瀙。議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鹽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公之行已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知盈虛爲急。有所調發。常先事因利。不暴中于民。故能殖其財。而簿書謹詳。吏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能償。公居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明殿學士

充羣牧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受詔與陳旭等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儂智高反。殘十餘郡。遂圍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爲多。又奏請略準唐制。分桂、廣、潭、宜、邕爲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以省京師遣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衞兵以不耗減。至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近戚之進退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身當天下之務。濫恩倖請。一皆抑損。教坊樂工不得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爲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年五十無賊私。不以爲押班與繕土木之勞。不以官爲賞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赦乃得用敍法。皆定律令。天子深倚賴焉。而倖進者用此怨公。至爲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爲書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于位。享年五十六。公爲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與同列議事。必依于正。時有不合。反覆劇切。止于當而已。不以獨見爲奇。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薨。呼其弟純臣口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立爲憂。天子加愍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未城縣敦孝原。公凡所履歷典爲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尚書省之類甚衆。及累階勳。開國號功臣。又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娶丁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戚師道。早卒。

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爲侍從典詔誥者十有餘年。其文貴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于家。愛樂士大夫稱爲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赫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爲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爲二府。朝廷稱之。右謹條僕射公世胄官簿行事如右。請牒太常議所謚。及乞銘于立言之君子以誌其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既仙去。而世人指其族曰王家。其後蔚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爲著姓。元魏時固爲廣陽侯。侯二子神念、神感。神念避亂南奔梁。神感、北事齊。而其家故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鎮。鎮後爲咸平縣。今爲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貲雄。曾祖太師公。祖中令公。皆好義周急。畜德不顯。至考韓國公。仕爲江寧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寧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趙氏、會寧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廷試以爲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憂。居喪摧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謚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以后禮。既啟菆天子以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燕于寢。杜黃諫止之。君于臣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侯十七日遣奠。仍

禁士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鄰抗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邊阻勢離蠻或窺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邕分五管以密援疏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邕廉欽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饉公私凋殘既至奏蠲逋負閱官吏良否多所進絀之人大慰說蜀郡媼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媼意以貲厚其弟願難于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媼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夸以爲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歷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濼何爲者也一葦可杭投筆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士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驕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既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敎

府口宣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閽門請對公方攷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間曰臣知其故因奏書云太宗嘗駕幷郊匪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泛遣蕭偕來議事公實館伴偕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廷亦已厭兵矣及偕行燕于班荊始詔公許偕誠能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錄詔語付偕公以詔書予之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偕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官得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驚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闢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竦無忠諒之節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引帝裾畢其說遂罷竦石介作慶厤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鬻故牘得緡錢數千夜

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閤文書以待陛奏退集議歸近巳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已逼再集講明日事矣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士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事細例孰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祔于眞宗廟室因言藝祖孝章皇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閤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敍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與國僧紹宗鐵鑄象妄言災福惑衆聚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貲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既升祔賜羣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藝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逐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鄜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州明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一罷

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爲方略振哺。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幷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于邇英閣置太原經著草。顧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徹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晏釣魚。惟貴族近臣預。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選于靴淀。選與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瞎藥木征、唃厮囉、連衡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西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十篇。大概謂宜寅天尊祖。愼威福。判眞邪。愛民肅兵。以答天誡。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綏懷之者。夏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祚訃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之。戮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攻羌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蒙古城。公知邊患未有艾也。

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患息。仁宗得吶厮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毡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蝕。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度。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困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兼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觀其人皆闕將而已。倉猝當憒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阯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芻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閒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願振滯淹。仲寃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既畢事。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臥鎮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蠲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

今上卽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國醫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于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儷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詞章及國朝典故。少遭天下無事。仁宗嚮意經術。獎用文學士。公翺翔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鎭。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專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彊。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與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疎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者。公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詞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壻。曰節度推官石崇彝、宣德郎呂希亞。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貢文、尚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外

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葬開封府開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謹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尚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謹狀。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尚書。國史自有傳。公于尚書爲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尚書憂。哭泣毀慕。過于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煩教督。又自約敕。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四。自尚書薨。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仕。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典盜賊刑獄。所發擿縱舍。窮極情僞。未嘗小愧于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即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奸吏大驚。以爲神。其後公替歸。所訟得田者私候公于建州。扉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爲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祈報私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爲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宣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于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趨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按其故辨之。不爲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絀所見。遂更爲相知。薦公于朝。嘗權績溪。績溪在深山

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爲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歷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爲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尚闊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爲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爲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既見但敍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即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歲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爲法自中江徙通判瀘州百姓相率畫公像于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瀘州在西南徼上與戎夷接境自前世以武人爲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使上其人時任布爲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狀聞故公得之公在瀘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事有守吏不得因緣爲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爲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爲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爲之與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鹽井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于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倉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十年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

敍其語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閒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乏然猶有羣輩持仗爲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他悉笞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募壯健爲兵或曰大旱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爲轉運使亦以爲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必不忍坐俟死急則起爲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邪心何愛于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廬壽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公死徙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尚書者吏稽緩亦往往出歲因恣爲欺謾公下車數日間舊訟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于是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就除公福建路在福建三年察大冤濫除盜賊舉故事而已不輕出教令奏貶知泉州蘇壽通判張太沖以鞫獄入人死屬部莫不聳動轉司勳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攷天下提點刑獄課爲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既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進見有所請讞平處上常以爲是寶元初除荊湖兆路轉運使將行對于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太夫人憂解官時張詰爲河南滻池令鞫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杜公衍參知政事李公若谷參知政事范公仲淹皆奏言西邊未寧宜進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作大浦陂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蘇舜欽刻石記之慶厤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耄疲懦者以雋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爲湖北轉運按察

使。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猺、夔峽路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和推明誓石柱揚言爲變。諸寨頗有告者。詔事問公。公對以謂終不能爲變。可無所憂。後辰州太守又奏諸彭誘漢人亡命者爲心腹。私置掾從事。移書故不遜。郡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生之具。皆仰于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入漢。必道辰溪。落寫水勢漂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爲變。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于篁竹草莽之間。如令敵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爲治。尙猶有怨恨爭訟加于刑獄。況蠻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待蠻夷。取羈縻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辰州士丁。無慮三萬餘。皆伉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繕完。足以坐待其變。無爲反入其巢穴以僥倖也。比來諸處用兵。小勝輒賞。或詐增首級。亦超拜官。故邊臣爭欲造事邀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並下辰鼎澧三長郡吏。令兵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貢職。鄂州官市茶。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益堅。爲三司所抑。及替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按察使。歲竟奏簿。分別賢不肖所宜。以備黜陟取舍。朝議欲自此致太平。奉使者知指。所稱進糾駁人人爲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三。以冤自訟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言知之。固尤難。荊州十二部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秋到職。冬奏簿。此理不可信。非誣則愚。臣不敢

也。吏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舉繩。皆毋須時。至于奏簿。人人品題其賢不肖能否。必非旬月所能定。願以爲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鄭重務大體。不趨時。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比他路爲少。而請讞與聽罰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然公養不忍廢人。雖在刺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實寬裕。恥以察爲名。其發擿貪汚。必先下小罪。去之毋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貪疾詐謾不悔過者。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假塞去之遠。雖有勢。終不貸。寧建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露其擅賦民造船等事。康即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力人居朝。未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謁陳恩。公知其意欲以夸示無忌憚。奏詰其前事。因言舊制。尋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徵奸僞。康尋醫未能月。何以得以爲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康告敕。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赴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云。慶厤五年。復拜司勳員外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鹽鐵判官。舊三司諸部有所奏辟。輒先白判使。相踵以爲俗。其後。判官置奏狀而已。或不自知所舉爲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用。以空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更令他判官舉之。既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然。三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放傚競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非陊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

緣南畝其取土處去河三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工就能成之功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趨且稍稍決通兩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功又遣近臣行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鹽鐵于三部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壞將修之使湖南入楩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楩楠不可用故令湖南上之捐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勞遠人今欲輟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絕遠費殊未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爲樓船用所費如此寺與樓船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磴以供禁中歲久頗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麪皆市買上之所由旁緣侵漁京城內外以磨磴自給者皆厭苦之公復修兩磴使遵舊職而禁絕吏姦事多若此不可勝紀又以太常少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改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辭行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臣聞益州舊輸河東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反因循爲常臣請盡罷之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布十餘萬疋給京師諸軍官佔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尤楛惡不中用軍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民力止怨亂上皆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于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三月蜀人皆啼號失聲明年孤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爲政喜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或不能免爲設方法使吏無所輕重雖領轉運及參度支鹽鐵事以財賦爲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

民爲本事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及其施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故所至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仕至終四十年終不營產業饋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笑尤愼交游非其人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干貴人之門杜李范諸公皆平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用也官序留落後輩多先之初無芥蔕常稱先君仕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溢其望今士大夫亟遷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敢忘先君之守自坐張詰免後三遷皆以大臣薦論及用稱功勞特拜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爲司勳前後凡十五年多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甚衆積階至朝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中贈尚書右僕射礪女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上事姑下收宗族叔妹無不安悅諸娣姒來歸者皆在夫人後動靜施爲視夫人爲法莫不柔順或以母禮拜事不以先後匹敵元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夫人既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定元年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眞卿、皆早亡某大理評事放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德軍判官杜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將作監主簿徐縝某等皆同產惟放及一女五歲晚出云葬祔尚書公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已臨政治民事實皆可傳某既愚闇不能備識而窀窆逼近願因執事傳載于石以信天下而重無窮某雖不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哀焉謹狀

公是集卷五十二

墓誌銘

皇兄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祿州諸軍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贈昭化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墓誌銘

公諱承裔秦悼王孫贈保平軍節度使鄜國公之子母李氏生十五年以勝衣冠召見賜名補右侍禁上之開國壽昇及爲皇太子也公皆以恩遷凡三遷至內殿崇班上卽位拜禮賓副使西京作坊使內園使領貴州刺史又遷左領軍衞大將軍本州團練使左龍武軍大將軍萊州防禦使宗祀明堂助祭者賜爵一級徙□州防禦使罷將軍官皇祐五年九月庚午以疾薨享年五十有七公之于屬籍天子兄也天子哀焉爲輟視朝贈以昭化軍節度使祁國公印紱造中貴人予祠襚賵護喪事恩禮甚厚公性聰敏開悟其爲兒時已能自修飭眞宗皇帝憐之嘗召入禁中親諭使學而授以書由是益自喜數應制賦詩詔輒褒之及長好學慕善動靜顧禮不以富貴加人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天水郡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食九百戶自祖宗制天下監于前世惇敍糾合以睦宗族厚其爵祿尊寵之而不任以事故宗室得以無吏責自保而材美亦無以見于世然其保祿持寵至于永年善始令終而無機芥者其賢行

亦足以推而知云。公娶韓氏。封高密郡君。彰德軍節度使重贇之曾孫、禮賓使允昇之女。先公一年卒。繼室以武氏。左清道率府率昭信之女。仍封高密子。男十人。曰克平、右衞率府率。早卒。曰克寬、克友、克仕、並右監門衞將軍。曰克勇、克研、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未賜名。出後伯父承簡。三不及名而夭。女八人。長、適東頭供奉官王延之。次、適西頭供奉官楊應昌。次、適右侍禁高凱。次、適右班殿直石立。皆有湯沐之封。其二人尚幼。二人早卒。公之薨也。殯奉先寺。嘉祐五年。有詔歸葬汝州梁縣。乃以十月某日祔其祖先王之兆。使者視襄事。而詞臣刻銘誌其墓曰。

秦惟寵王。鄙亦貴公。嶷嶷其國。是爲小宗。勝衣就傅。實敏賞聰。爲善之樂。備于帝衷。富貴不驕。動而顧禮。棠棣之華。莫遠具爾。古也悼敍。于今爲美。壽不百年。令聞不已。喪還汝墳。從先王居。天子有命。懿實是書。納石幽堂。恩殊禮殊。茫茫萬世。敢告不誣。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衞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克溫。鄧國公德鈞之孫。濮州團練使承偉之子。母曰范氏。以天禧二年十月十日生。生十餘歲。賜名補右班殿直。轉左侍禁。改太子右衞率府率。右領軍衞將軍。上祀明堂。遷右屯衞大將軍。皇祐五年閏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三十六。詔以洺州防禦使廣平侯之印紱策書告其殯。又特使中人弔賻視喪事。于禮爲豐。侯爲人謙遜敏慧。能以其貴下人。嫻于辭令。應對涉獵多所通。而尤邃音律。積階

金紫光祿大夫勳輕車都尉爵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上于宗室固厚而侯之資又足以持富貴使幸而永年且久觀太平之盛其名位豈少哉夫人宋氏封壽安縣君太子太師贈侍中彥筠之曾孫也子男七人其四未及名而卒叔徹爲右千牛衞將軍叔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人未賜官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李傅其一早死四尚幼侯既卒天子哀傷之使中人取以入度其一爲女道士而養其三人者禁中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祔于汝州秦悼王之園而誌其墓中臣實爲之銘銘曰

葛藟之延本根是賴懿懿王族日繁以大廣平蚤秀華葉俊茂中道而摧天理誰咎梁汝之壤先王是塋魂兮往居萬世攸寧

皇弟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衞大將軍使持節昌州諸軍事行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墓誌銘

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承操秦悼王廷美之孫廣陵康簡王德雍之第六子母曰清河郡君崔氏乾興元年正月生廣陵邸天聖九年召見賜名遂以爲右侍禁再遷東頭供奉官改右千牛衞將軍右監門衞大將軍天子視明堂以三后配上帝宗室皆助祭內外進爵加昌州刺史嘉祐三年正月乙未以疾終于位享年三十有七訃聞天子哀焉詔以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印策告其柩又遣中使視喪事弔賻之于禮爲豐卽以其月殯城南奉先佛寺君爲人敏慧有姿望嘗授尚書略通大義愛樂賓客接之窮日夜不厭于技藝多所通而琴、奕、射、御皆尤精過人又能爲歐虞書號得筆法娶王氏封普安縣君贈太師中書令兼

尙書令守斌之孫。崇儀使令傑之女。前卒。繼室以其姊內殿崇班令矩之女。封新安郡君。子男五人。長克勉。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克助。右千牛衞將軍。次克貢。次克勤。皆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克勉克貢早卒。其一不及名。而三女亦皆夭死。嘉祐五年。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兆。其窆之日。實十月某甲子云。銘曰。

帝綏四方。親親以睦。秦爲別子。亦疇其福。翼翼諸孫。豈伊異人。念德畏義。克亢其門。安定幼慧。敦書習藝。不怠不驕。以保爵位。沒有追策。天子之思。刻銘幽穸。後世是詒。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門衞大將軍使持節淳州諸軍事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贈邠州觀察使追封新平侯墓誌銘

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克構者。上從祖兄之子。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彝。潁川郡王。父曰承最。贈宮苑使宜州刺史。母劉氏。東平郡夫人。生十餘歲。召見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西頭供奉官。天子以謂宗室以服屬爲親疎。其授之官。雖無事。當使位尊而秩優。以寵異之。不當與庶姓等。由是改右千牛衞將軍。遷左監門衞大將軍。皇祐二年。助祭明堂。領淳州刺史。嘉祐元年十二月辛未。以疾卒于位。訃聞。天子加哀憐。使中使護喪事。厚賻卹之。而以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印策告其柩。侯之爲人。溫厚有姿望。能自飭以禮舉止。甚重事太夫人以孝聞。喜讀書爲詩。又善射。好虞世南書。學之幾得其法。嘗與宗室召對。合使寫先帝自所造歌詩。第其高下。侯所書第一。受詔敦奬。上與族人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教育矯括之。惟恐不至。

其有一善。輒加賜金帛以厲其意教。侯嘗以材見優。故于其時受賜爲多。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護軍開國郡侯。食邑至一千八百戶。享年四十二。夫人李氏。吳王煜之曾孫。右侍禁繼榮之女。封樂壽縣君。先侯十二年而卒。又娶王氏。贈鎭南軍節度使中正之孫。東頭供奉官世昌之女。封仁和縣君。子男六人。長叔璨。右千牛衞將軍。次叔況。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叔洌。叔娖。皆太子右率府副率。其二人不及名而死。女六人。長未嫁而卒。次適左班殿直郭昭彝。次適右班殿直劉君平。其三人不嫁。學老子法。居延寧宮爲道士。天子賜之名曰洞仙、洞深、洞惠云。其一亦早死。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葬汝州梁縣其先人之兆。銘曰。

麟趾之詩。王風是首。顯允公族。其德信厚。猗嗟新平。資質淑溫。知孝其親。信厚之元。不忌不矜。技藝畢能。以善自名。天子是稱。生有榮耀。沒有褒錫。刻此銘章。以告窀穸。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衞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衞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克蕭。于上爲從祖兄弟之子。曾祖曰秦悼王廷美。祖曰高密郡王德恭。父曰循國公承慶。母劉氏。封金鄉縣太君。君以天聖八年生。生數歲。補右班殿直。俄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其後又遷右清道率府率。君于宗室屬籍非甚遠。自曾祖祖父皆王公。積富貴。君始爲兒。未能就外傅。則以恩賜名得官矣。然猶知慕學與藝。不專以安逸自放。皇祐中。嘗召宗室子弟對延和殿。試其所書。敕宗正定高下。君書第一。

特詔束帛賞之。宗祀明堂助祭者。皆賜爵。遷右監門衞將軍。嘉祐二年四月癸丑以疾卒。享年二十八。詔贈右武衞大將軍。君娶徐氏。封東陽縣君。兵部尚書翰林之曾孫。西頭供奉官祐之之女。先君一年卒。子男三人。長叔慈。次叔孺。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季、不及名而夭。女子六人。四人尚幼。其二亦夭死。嘉祐五年十月。詔遣使者以君喪葬汝州之梁縣。祔于祖考之次。而令詞臣敍其世系爲之銘。銘曰。

廼祖廼父。惟王惟公。同姓之恩。雖遠猶豐。孰謂君人。稟命不融。年不踰壯。位不過庸。刻銘其丘。以永無窮。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清道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墓誌銘

君諱克協。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曰承睦。處州觀察使。母、隴西郡君董氏。生十餘歲。方有詔賜以名。補右班殿直。已而以殿直秩卑。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久之遷右清道率府率。故事宗室無吏職。其遷無常期。朝廷有大禮。輒推恩進階策勳。凡三加恩。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年二十七。慶厤八年七月辛丑。以疾卒。其爲人內和外順。宗室佳子弟也。弈棋學書。人亦頗稱其能。娶李氏。禮部侍郎應機之孫。子叔頤爲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悼王之塋內。于君之卒凡十有三年云。銘曰。

族食世降。疎戚有倫。振振公路。並受渥恩。其恩如何。結綬乘軒。修塗未半。天奪之年。輀車還葬。祔祖以孫。尙有餘慶。幸其後昆。

皇姪孫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衞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

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衞大將軍墓誌銘

皇再從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衞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衞大將軍叔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保平軍節度使德鈞祖曰儀崇使承震考曰河內侯克明母慕容氏封清[illegible]縣君君生十餘歲補右班殿直已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君初賜名叔昭避叔祖德昭諱有詔改命遷右清道率府率明堂汎恩授右監門衞將軍始開國天水縣君食邑三百戶更大禮進爵子益封亦三百戶嘉祐三年十一月乙酉以疾卒年二十五矣娶曹氏封金鄉縣君無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君雖膏粱少年然性溫厚喜讀書爲詩其出入恂恂不逾節若終享貴壽者既夭遏早死又無後不祀何耶然其卒也天子贈以大將軍印綬其葬也使者護視詞臣爲之記其于哀榮亦可謂備矣銘曰

有貴之勢無待于賢有賢之資無愧于全兩者遂矣而詘于年非命也耶其誰使然

皇兄故深州團練使承訓妻安定郡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曾祖璡贈祕書丞祖炳贈光祿卿父利用內殿崇班閤門祖候母金城縣君薛氏夫人以大中祥符七年歸于秦邸稱來婦年十有八矣明道中以恩封上谷郡君皇祐三年進封安定郡夫人生子男五人克勤克儉克禋克孚克懋克勤右屯衞大將軍秦州團練使克儉右千牛衞大將軍克禋左侍禁克孚右屯衞大將軍克懋右監門衞大將軍儉禋並前卒女三人皆有湯沐封然不嫁讀老子書居太和

宮爲道士。賜名曰道正、道昇、道仙云。夫人大王父、王父三世儒者。習爲禮義。能知書。又通于音。溫柔慈良。母有多子。年六十六。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以疾卒。明年權殯法濟僧舍。十月葬汝州梁縣。凡宗室雖甚材。無事職于外。其言行固莫得而聞。而宗婦無外事于家。其莫得聞又益甚。然而視其奉祭祀和宗族。教子孫。壽考且寧。其賢亦可知矣。銘曰。婦稱外成。亦允有命。或成或隳。未必皆幸。祁祁夫人。習善厥躬。來歸于宗。繼啟其封。魚軒象服。小君之飾。惠于皇天。以彰有德。有子有孫。肅何詵詵。其慶繩繩。其誨諄諄。六十有四。未足云壽。柔惠之風。是用詒後。

皇姪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夫人安福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曾祖贇。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祖文慶。贈左武衞將軍。父承彬。內殿承制。夫人既世仕朝廷。閨門有法。而其性亦婉嬡溫厚。可以配君子。生十有七年。歸于宗室。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克周。克周、上從祖兄弟之子也。族近世貴。夫人能嬪以禮。既三年。封安福縣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叔何。爲太子右內率府率。次曰叔苗。爲副率。女二人。皇祐二年十月甲戌以疾卒于廣親邸第。年二十有七。後十歲得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姑云。銘曰。

婦以義從。得其歸難。又況王族。富貴顯嚴。婉嬡夫人。出于良奧。作嬪公侯。其節靜好。齋祓祭祀。肅恭朝會。小君之尊。湯沐是資。貴且有子。奚福如之。獨不永年。云何其悲。

皇姪右屯衞大將軍克戒妻大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定之曾孫。國子博士京之孫。屯田郎中周珣之女。年十有七。以禮選納爲克戒婦。事尊章盡其勤孝。上承下接。皆有禮意。族人稱其婦德、婦功、婦容、婦言、皆具之慶厤中。封大寧縣君。至和二年十一月丁丑。以疾卒。年三十有五。凡生七男九女。男曰叔杲、右千牛衞將軍。曰叔毅、叔滿、叔涉、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人不及名而夭。長女嫁右班殿直王定。次嫁左班殿直張從政。其二早卒。其一學浮屠。爲比丘尼。居資聖禪院。其四尚幼。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先姑之塋。銘曰。

古之嫁者。教于公宮。禮義之益。實被其宗。夫人之先。世世儒者。蘋藻之習。自其牖下。既得所從。孔惠且溫。媚于尊章。上下欣欣。九女七男。是謂多慶。而不永齡。嗟哉其命。

皇姪右監門衞將軍克湻妻追封仙遊縣君李氏墓誌銘

皇再從昆弟之子右監門衞將軍克湻妻李氏。皇城使高州刺史繼中之女。贈司徒斌之孫。贈曉騎大將軍訓之曾孫。年十有四。慶歷八年。以禮稱來婦。性溫惠敏于女工。又善書。頗知爲文。其習好若此。非世祿及將家所爲也。凡生一女。早夭。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感疾卒。享年十有八。以未及賜邑封。詔特以仙遊縣爲湯沐。追告其殯。嘉祐五年十月日。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姑。而命詞臣爲之銘。銘曰。

歸得其從。天子之宗。從得其職。公侯之宮。賢也宜永。壽何不容。赫赫王命。追褒邑封。副笄展翟。既祼其躬。納銘壤下。以質無窮。

皇姪右監門衞將軍克常妻濮陽縣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曾祖贇。東上閤門使誠州刺史。祖亮。太子右監門率府率。父炳。泉州德化令。外族周氏。年十有六。以禮聘爲克常婦。克常于天子再從兄弟之子。曾祖祖父封皆至王公。親近族大。支庶繁衍。然夫人稱爲能孝其宗。沈靜謙順。樂于爲善。封濮陽縣君。至和二年十二月甲寅。以疾卒。年二十有九。生子男二人。長曰叔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曰叔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四人。二早夭。二尚幼。其殯于門封法濟寺。其葬于汝州梁縣。實嘉祐五年十月云。銘曰。

王族繇繇。其麗不億。風教之首。亦繄內則。盧爲著姓。前世尤盛。有婉夫人。載其休令。歸于良夫。宗族以愉。有子有封。短年何吁。凡葬有銘。以視來裔。刻此堅石。閟于幽隧。

公是集卷五十三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閒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皆蓄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取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察善鉤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遊者公揣其有奸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爲有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爲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爲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宣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聞公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愼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繫不決一郡恫恫徙公知潮陽鐫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

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爲郡守。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清衞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示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兌爲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以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諸將請築堡鄜濠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鄜濠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邊事。薦趙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卽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直集賢學士。知杭州。登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爲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憂之。以爲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卽從徙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歷五年四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早夭。次希及。次希忠。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祕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

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安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爲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說。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曰。無他。世稱公長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尚書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王公墓誌銘

公諱沖。字景儒。其先自太原遷宋。居虞城。祖化。贈太傅。考礪。贈太師中書令。于今爲顯家。故弗論著也。公少則好學。論議依名節。慷慨自喜。不與衆浮沈。士友多憚之。祥符中。舉服勤詞學。成進士名。得試校書郎。知與國軍永興縣。父喪解官。服除。選于吏部。試判優等。爲武安軍掌書記。授武昌軍崇陽民陳廣與人鬬。鬬者以他疾死。而吏劾廣殺人。議竟大辟。廣亦不能自明。公撓其狀以聞。有詔下旁郡覆。廣獄。廣卒無事。轉運使奇其意。欲爲之請賞。公辭不受。天聖初。改著作佐郎。知壽州霍丘縣。吏積不治。盜賊放橫。公使其百姓鄰伍相收司。而以耳目一切糾發。老奸宿逋。歲中盡服。禽無脫者。徙蜀州晉源。改祕書丞。知陳留。當是時。章獻太后垂簾聽朝。而中人用事者。雖崇勳之徒。交通縣豪。借之意氣。以漁奪細民。吏不敢何。公獨以法繩之。請謁無所聽。大姓田滋等由此懼。造飛語以奸利事汙公。太后果怒。下公吏。使中人雜治之。訊掠甚急。欲公自誣服。公義不屈。寧必死。不肯少自下。獄遂不具。然猶坐除名。徙雷州。景祐初。上始親政。盡

斥逐羅崇勳等諸附麗之者亦貶廢言事者多以公不辜聞天子亦自識其名復起爲衞尉寺丞又詔盡雪向罪後勿用以爲負改著作佐郎知越州會稽縣都巡檢使張懷信所部兵亂百姓恟懼欲逃入山谷間公策其不足虞固請徹城門兵以堅衆心郡中由是安康定初復爲祕書丞通判乾州自元昊畔邊將數戰不利而民力以屈公上備邊禦戎等策及言復鄭國渠以實關中事遂施行通判華州月餘擢知乾州遷太常博士知洋州眞符縣言民家失火舉族焚死公視其狀曰必仇者爲之教吏推迹其人與三日期賊果得一郡大驚以爲神明郡故無學公爲立黌舍收其才子弟得二三十人親教養之吏觀聽悅喜由此彬彬然興于學與西州等矣遷屯田員外郎知泰州明年改都官歲饑發常平倉以食飢者凡所活數萬人使者上其治爲淮南第一賜緋衣魚符改職方領南京留司御史臺就遷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受詔未行嘉祐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終年六十八後三年十月甲子葬某原初公起責綬至二千石更四縣五州所居見紀未嘗官京師一爲陳留以剛直幾不免猶濱于死及復召士大夫翕然向仰之冀其且大用然遂汩沒不進未能如其意稱其量也自以道終不行而公長兄年九十矣以太子賓客謝事家居故求爲留司官以優游相從鄉閭間怡怡如也有終焉之規嗚呼可謂篤于義知所進退不失其正者矣性不安悅人雖窮困益堅于時人鮮所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數薦于朝其爲政也勇于當事興利若不及去惡如恐失之亦以此故仕嘗難進易退然其處之安然未嘗以見色辭喜讀書屬文尤長于詩詩凡千餘篇讀之其志可見也夫人葉氏封馮翊縣君三子長漢臣進士及第爲長樂令次眞

臣。試將作監主簿。皆能世其家者也。次某、尚幼。三女長、適大理寺丞尚顯。次、適祕書丞孫珪。其季未嫁。某也公之甥也。故于公之葬得敘其志而銘其哀。銘曰。

爲道者有言。白則涅矣。剛則缺矣。嗟嗟舅氏。涅而不變。缺而不卷。硜硜其聲。矯矯其行。極晦而明。其辱則榮。孰不公侯。孰不耄期。人也天歟。其止于斯。我葬舅氏。悠悠我思。銘以藏之。以寫我悲。

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贈光祿卿杜君墓誌銘

君諱惟則。字定國。姓杜氏。其先蜀人。少舉進士不遇。而其兄以尚書郎守睦州。當先帝卽位。四方賀受命。君亦奉其兄章上禮有司。天子嘉之。召試學士院。得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含山縣主簿。南雄州司理參軍。稍遷德清江都令。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南安縣。徙知雷州。是時瓊管有大獄。太守坐繫者千八百人。吏民恫恐。上下莫自安。百姓廢業而夷獠素易吏。狃伺重輕。轉運使患之。以獄事屬君。君颯海風一日至郡下。條其情狀。悉罷遣千七百餘人。而取其尤桀惡當坐者。具獄上廷尉。朝廷皆是之。吏民賴以安。改太子中舍。通判濠州。賜緋衣銀章。又改殿中丞。通判杭州。乾興中。轉國子博士。知處州。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年老。自表分司南京。因家于雍丘。君爲人溫厚和易。與人交。尚信義。久而益恭。其言必踐之。不爲虛詞以導悅人。亦未嘗斥人過。至于仕宦。視公事如私。視百姓如家人。苟可以便之。必商度處畫。使得其宜而後已。不求爲名。故所至見愛。去之輒見思。及其謝事歸居也。鄉里慕仰之。稱爲誠長者。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贈太僕卿。夫人某氏、封某縣君。四子、長某、早卒。次子某。次舜元。次叔元。三人者天聖八年同歲進士。

而君夫人尚皆壽考無恙兄弟既成名還家拜慶一縣往賀之車馬塞里巷士大夫以爲榮君隨其少子官淮陰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享年八十二未及歸葬夫人長子次子諸婦諸孫相繼又卒貧不能自還且三十年叔元乃克舉君之喪葬于某鄉某原而盡祔其餘實嘉祐五年七月甲子云叔元固善士孝慈有志節自其宦于朝數以令請贈君官至光祿卿然叔元之事親其設心以謂必己之所自盡者然後慊于義是以其得反葬爲艱且久矣銘曰

以仕必才耶致位一州不爲卑矣以壽必仁耶至于耄期不云微矣嗟嗟杜君樂易信厚長者之規矣實有良子實收實食謂天不可信于此乎視納銘其丘以詔後世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沔字楚望姓張氏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紘仕孫氏由是爲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子員生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晟從晟生曾王父贇贇生王父靄靄生考瓘自王父而上皆仕南唐不及見天下之平公考見天下之平而早世不及仕故不聞于時公之孤八歲矣雖幼知感慕沈靜不戲狎異于他兒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名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祥符初舉進士甲科得試校書郎知撫州臨川縣再調睦州遂安縣治皆有聲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平陽縣遷殿中丞母憂去官服除知溧水縣轉太常博士通判溫州賜緋衣銀魚莊獻稱制張旻以舊德用驕僭亂法公上書請出旻

補外事雖不即行然士大夫忻然向之擢御史臺推直官轉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嘗奉使決大獄朝中稱其平丞相李文忠公善之拜侍御史數月呂文靖復入相二人者不相能爭于上前以謂故事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出公知信州既至又移福州歲餘乃復召還言事引大體正得失而已不苛細充開封府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判官出爲淮南轉運使賜金紫轉工部郎中復入爲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慢疑有非常宜救邊爲備既而敵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公策慶歷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元昊入涇原敗劫懷敏數十萬之師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議不暇遠發使中貴人即崤澠之間遮四路歸戍悉還補其闕兵久乘塞自以得生歸與妻子相見復驅之就死地人人怨呼以言相激拔刃彊弩且欲絕河橋爲變中貴人無若之何疾馳入陝以詔書屬公而去吏民駭懼奔逃公單馬出城矯詔諭之曰賊已出境受詔諸軍趣還營毋得差池衆見公之易也帖然皆斂兵就道莫復誼譁于是范文正經略關中梁丞相奉使延州皆奏議以公權事合變消亂止禍宜厚其賞朝廷不能用契丹復修好除邊關備徙公河北轉運使初保州以被邊故戍兵廩賜厚他處及張昷之爲轉運使議有所增損軍中怨之相率殺守佐閉城反諸將聞變爭欲急攻城大兵會城下幾十餘萬公獨不聽曰兵驕故作亂耳民不反也攻城必多所殘百姓何罪且城未易攻與之相反覆諸將不能奪乃登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使出降衆皆踊躍投兵杖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俟命餘天子爲遣近臣受其降卒全一城者公本謀也猶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州富丞相宣撫河北封敕不下曰張

某有謀功。乃當賞。奈何奪之位。然天子以輩例皆貶。故不許。公爲人溫恕仁讓。在朝廷恂恂無所競。稱爲博厚長者。至臨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應變盡策。能任大事。雖宿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豈所謂仁者必有勇耶。移知宿州。初陳恭公有所愛吏私屬公。公不應。及其在位。因事左遷公都官員外郎。監宣州稅。十大夫由此惡之。不平于其免相也。乃復得工部郎中。知廣德軍。又遷刑部郎中、江南東路轉運使。召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治明州。有詔視三路轉運使。歲滿當入朝。因上章請老于蘇。天子許焉。用其少子爲州從事。以便奉養。初公以材進。數試繁劇。有異效。世許其任公卿。其後失意。更不遷。而新進常輩名位顧多超處其右。自丞相以下數稱其功。理其枉。然遂終不用。十有餘年。他人爲公恨。而公處之晏然。未嘗眞色辭性廉。不治家人活業。仰俸祿以生。而厚于宗族鄉黨賓客。所資養周給。稱其意厚薄。初不計有無。及其歸家居也。囊篋無餘貲。所居纔蔽風雨。飲食或日闕。亦不以累其志。改其樂。嘉祐五年某月某甲子。無疾卒。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勳上柱國。夫人魏氏。封某縣君。子三人。皆孝謹。諷、太子中舍。詵、太常博士。誨、則州從事者也。女五人。皆嫁名家。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之穹隆山。吾聞有陰德者有陽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公之德多矣。殆亦其後且大乎。銘曰。

仕繫其逢。進退有時。嗟我張公。長者之規。排難寢兵。洞然至誠。不伐不矜。棄功與名。富貴磨滅。令德則長。惠之在人。世以不忘。穹隆之葬。公則有子。宜爾子孫。尚食廟祀。

朝散大夫殿中丞知汝州葉縣騎都尉陳君墓誌銘

君諱耿字仲操眞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參軍霸州錄事參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鎭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稍遷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敕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爲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于朝者前後十餘章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霍丘頃之移閬中遷太子左贊善太夫代還除葉縣未行又遷中丞慶歷八年十一月五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五君爲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于爲政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于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所爲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接之證逮詢詢因無以自明君察其不眞訟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悔法耶何敢爲死罪解脫遣他掾與司理雜治囚笞掠數百千因不勝痛誣服具獄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爲君懼明年博野縣捕得眞殺人者舉郡大驚衆乃皆伏及爲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戎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迓饋勞冠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其歡心而少從旁縣賦取蹴迫令長稽緩不如意輒劾以違制文移倉猝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略比軍興而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至爲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儲待後使者過縣有所調取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由此知君其始至閬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君卽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

狀屬吏以令蠲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如之何文丞相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除其租獨閬中由君免于流亡而上恩浸淫至于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游縣君位雖不大顯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人初君仕官過汝陰樂之築室焉君既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裔奇京蘇等乃以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與予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朽云銘曰

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爾厥年夫又何怨卜處于此實惟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尚越其延施于後昆

翰林學士吳君前夫人趙氏墓誌銘

翰林學士吳君長文之元配趙夫人者冀州信都人父立仕爲遂平令家頗饒于財憐其子爲擇所從至年二十翰林君尚未仕治孔氏書王氏易通達有聞而遂平賢之以女予之夫人既歸吳氏事尊章迨及祖姑婉嬺敏恪執勤左右夙夜不懈雖退居其宮未嘗有隋色吳氏甚貧夫人不敢有私財自其所齎服玩器用百物者苟可以備家費緩急無所愛以故族人無內外小大皆歸其賢翰林以經明選于禮部調回福州古田尉廣信軍判官夫人皆隨以往人謂其去舅姑之側當少暇豫自寬而夫人滋益恭猶其故時也觀其志不爲遠近有所輟作雖賢士大夫或不能矣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年三十二其

後翰林以廉能升王朝。又舉賢良對策直言。天子用爲諫臣。遂掌制命。召爲學士。顯貴得封其凄縣郡君。而夫人不及封。人皆爲之恨。夫人凡生一男二女。男曰璟。有至性。其幼也。未能識其母。長而思慕悲哀。有過于人者。今補太廟室長。長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胡稷臣而亡。其次、嫁泉州司法參軍王孝寬。初。吳氏自齊之禹城徙北海九世矣。由曾祖而下。藁殯未葬。翰林卜其地。得東阿之魚山鄉孟柵原爲吉。嘉祐四年十月。告于朝。遷曾祖妣王考以葬。而舉夫人之喪以從。曰。生不與我同其樂矣。死若有知也。其祔于祖姑。尙獲其志焉。銘曰。

女得其歸婦宜其家。不幸不淑悲如之何。夫也銓之子也承之。祔于祖姑萬世其寧之。

公是集卷五十四

石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舍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上之再從姪孫曾祖曰德彝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曰承錫左屯衞大將軍楚州團練使父克闢右千牛衞將軍母曰吳氏陳留縣君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生于宮邸二年四月以宗室長子賜名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厝奉先佛寺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古之道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雖王者之子猶勝衣冠而後爵之然亦任以事責以職時有不能以恩全者矣國朝變此制公族雖疎遠皆以官祿富貴之而終不任以事使之必全其待長嫡又加異故叔舍未至能言而官矣然亦夭遏早死豈固有命耶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壯石記

皇再從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御史上騎都尉贈左領軍衞將軍克壯字構之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生四歲詔賜之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又四年上祀明堂宗室之助祭者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不問能與未能勝衣冠皆賜爵進秩由是遷右監門率府率嘉祐四年年十

有七矣。六月乙酉以疾不起。聞詔贈左領軍衞將軍。自始賜名至于終。積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官侍御史。策勳上騎都尉。蓋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曾祖廷美、秦悼王。祖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承亮、磁州防禦使。母杜氏。初其出就外傅也。尤警速成。有所授學。未嘗不以忠孝爲言。磁州賢之。謂其左右曰。此我家寶也。性多所通。于書畫音律皆精過人。比其卒。尚未娶。故無後。明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其先王之墓次。固有苗而不秀者耶。叙其行事。以塞詔旨。以表其窀穴。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石記

皇姪孫叔罕者。慶歷五年五月八日生。生五歲。以乾元節。與宗室子弟皆上壽。得召見。因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正月十三日有疾卒。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保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承矩、莊宅使。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父克循、右監門衞大將軍。柳州刺史。母劉氏。其葬雖以殤略。然自啟至窆。猶使使者以王命督視云。謹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疾石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疾。其父克廣、右監門衞大將軍。其祖承矩、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其曾祖德彝、贈中書令潁川王。其母楊氏。其生以皇祐元年八月。其賜名以五年四月。其卒以九月。其他官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葬以嘉祐五年十月甲子。實祔其高祖秦悼王之園。有詔刻其世繫于石而藏于其墓。所以異宗室之恩云。謹記。

皇姪玄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季培石記

皇姪玄孫季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克已。右千牛衞大將軍。祖曰叔韶。右屯衞大將軍賀州刺史。父檢之。右千牛衞將軍。檢之于悼王五世矣。季培之生以嘉祐四年三月。其世次上從祖兄弟曾孫之子也。最遠。生月餘卽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階勳兼官檢校皆如故事。所以優宗室長子。異其禮。其年十月八日夭死。厝延祥院。明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有詔刻石。識其藏云。謹記。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石記

太子右內率持之。至和二年六月三日生。生一年。以宗室長子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三年八月十八日卒。厝于延祥佛舍。又二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塋。曾祖承勗。贈宮苑使宜州刺史。祖克構。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父叔瑮。右千牛衞將軍。母王氏。持之于天子爲再從曾孫。其屬益已疎遠。然其所以愛厚敦睦。禮秩如一。將長養而富貴之。不幸早死。命也夫。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靡石記

皇姪孫靡。至和二年十月二十日生。嘉祐四年乾元節。用家人禮上壽。見省中賜以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階光祿大夫加銀印青綬檢校國子祭酒兼官監察御史勳武騎尉。所以寵秩之甚厚。其年七月三日。感疾卒。蓋生五歲矣。下殤也。墓遠未得葬。厝禪惠佛舍。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墓。曾祖曰德恭。追封高密郡王。祖曰承慶。循國公。父曰克絢。右屯衞大將軍。母王氏。無命號。此其世系

也。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播石記

皇從祖兄弟之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克播。字伯芳。廣陵康簡王德雍之孫。磁州防禦使承亮之第十一子。母杜氏。以寶元元年十二月生于宮邸。慶歷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後遷右監門率府率。加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幼聰悟機速。有成人之姿。磁州愛之甚。日課使學書。未嘗有倦色。其用法頗得古法。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感疾卒。年甫十有二云。權瘞奉先佛寺。後十二年。當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曾祖秦悼王之塋。是雖于禮殤且無後。然天子猶以族人之愛。使使者護葬事。詞臣爲之志。以成人之禮處之。可謂厚也已。謹記。

皇再從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石記

皇再從姪孫化之者。右監門衞將軍叔曠之長子。祖曰克己。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曾祖曰承壽。贈均州防禦使。武當侯。化之以皇祐二年九月一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年六月二十一日。病不育。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園。是古所謂無服之殤也。然其禮亦備矣。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曩石記

皇姪孫叔曩。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德恭。衡州防禦使。祖曰承壽。南作坊使。父曰克基。右武衞大將軍。母

曰扶風縣君宋氏。以慶歷三年始生。生五歲始賜名。遂以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上祀明堂。復以恩遷右監門率府率。初出就外傅。知愛書事筆硯。不類諸兒。皇祐五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十有一歲矣。殯普濟佛寺。嘉祐五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從其先祖之兆云。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鄗石記

皇姪孫叔鄗。其父曰右屯衛大將軍克絢。其祖曰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其曾祖曰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德恭。德恭之父則秦悼王。故叔鄗于上爲從祖兄弟之孫。生五歲。則賜以名及官。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而疾卒。實至和二年九月十日。猶以成人禮殯延祥佛寺。後五年。乃葬汝州梁縣其高曾之墓兆。實嘉祐五年十月日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閒石記

皇帝再從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尉騎叔閒者。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德彝之曾孫。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遂寧郡公承衎之孫。左武衛大將軍克諧之長子。母曰馮氏。皇祐四年四月四日生。生旬日。以乾元節預宗室長子例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五月二十日卒。遂厝于昭聖禪院。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從高祖秦悼王之塋。是誠不幸而夭矣。然而其生有爵。其死有歸。其葬有誌。是殤以成人之禮居也。豈不亦幸耶。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僧石記

皇姪孫叔僧。慶歷丁亥十二月二十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上祀明堂。用汎恩遷右監門率府率。至和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卒。始八歲。厝于東與福佛舍。曾祖德恭、衡州防禦使。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祖承慶、和州團練使。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父克愿、右千牛衞將軍。母樂壽縣君高氏。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于先王先公下殤也。然以親親恩錄。其義已厚矣。謹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衞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石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衞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者。西頭供奉官漢賓之曾孫。右班殿直從周之孫。三班奉職溫恭之女。年十有六。以禮成婚。至和二年。封萬年縣君。明年六月庚申。得病死。殯奉先資福院。後四年。嘉祐五年十月某日。葬汝州梁縣上于宗室恩厚。其子孫服屬雖遠。苟勝衣冠。能趨拜。無不命以官者。王歸爲叔策婦。安富亦樂矣。然不能成子姓。甫三歲而亡。其命也哉。謹記。

公是集原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句名天下士者率曰今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攷質訓迪甚具劉于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于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光澄演迤則駸駸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眞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視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公是集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